

关于反义词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占平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20世纪50年代以前,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是“反训”问题,5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反义词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反义词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语法标准问题、同一性问题、语用标准问题、言语反义词、对义词等问题。

关键词:反义词;研究;问题

中图分类号:H1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164-03

“汉语词汇内的反义现象和同义现象相比,差不多同样普遍和丰富。”^{[1]304}语言实际中大量的反义词就是最有力的说明。何九盈、蒋绍愚两位先生通过对先秦五部经典进行典型调查共得216对反义词^{[2]81}。反义词的数量虽然不少,“但是引起学者们的观察研究比较晚,也比较少”^{[1]304}。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已经注意到了利用反义词的否定形式来训释词义^[3],但遗憾的是许慎并没有对反义词作深入的研究,理论的探讨就更谈不上了。此后,从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引出“反训”现象到宋、元、明、清这段时间,虽然也涉及反义词,如“凡大小、长短、是非、美恶之类,两字对文,人所易晓也……”^{[4]99}。但学者们论述得更多的是“反训”或“反义同词”现象,对反义词理论研究几乎没有。清以后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学者们注意的仍是“反训”现象,直到50年代才逐渐对反义词有了一些研究,到今天反义词的研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其主要问题涉及语法标准问题、同一性问题、语用标准问题、言语反义词、对义词等方面。以下略作论述。

一、语法标准问题

一般认为反义词的词性或语法功能要一致。50年代有人指出:“一组反义词,必须是词性相同的。如‘高’和‘低’都是形容词,‘破坏’和‘建设’都是动词,这样才能用反义来表示对立的现象。如果词性不同,就很难互相对照,如‘高’和‘降低’,‘破坏’和‘整齐’就不能表示对立现象。”^{[5]129}到了70年代末又有人提出:“反义词的词义和反义词的语法词类特征,一般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反义词须是同类词,才好形成针锋相对、殊两悉称的反义关系。

倘若一对词彼此不是同一词类,无法比较,就很难建立词的对立、对待关系。”^[6]进入80年代,有人在专书反义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对反义词出现在同一语法结构中,词性总是一样的,如果改变词性就一起改变词性。”^{[2]90}90年代初有学者对反义词词性问题作了简单的总结说:“五十年代讲现代汉语词汇的书(包括拙著《汉语词汇基础知识》)都说反义词一般是同一词类的,以形容词居多,其次是动词、名词和部分意义较实在的副词;八十年代出版的《古汉语词汇讲话》统计了《诗经》、《论语》、《老子》、《荀子》、《韩非子》五部著作的反义词共216对,也发现其中形容词最多,动词次之,名词又次之。这样看来,古今情况基本相似。”^{[7]134}这样看来,“反义词须词类一致这一认识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比起单纯从词义上申述反义词的内部关系另有进展”^{[8]446}。

二、同一性问题

“凡属相反或相对的事物,它们之间都具有同一性,没有同一性就无所谓相反或相对。”^{[9]99}同一性标准在这里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特定的概念系统,另一个是特定的语言系统。

(一)特定的概念系统或意义系统

50年代就有人提出,反义的“双方是同一类概念的外延,如,‘长’‘短’都是属于长度的,‘宽阔’‘窄狭’都是属于广度的”^{[10]257},认为“反义词虽然表示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概念,但是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必须是指同一现象和同类事物的矛

* 收稿日期:2008-12-27

作者简介:李占平(1972-),男,山西大同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汉语词汇。

盾的和反对的两面,也就是属于同一个范围内的。如‘生’和‘死’都是指生命现象,‘高’和‘低’都指高度,‘开’和‘关’都指动作。不属于同一范围内的词不能构成反义词。如‘高’和‘浅’、‘重’和‘小’一般不成为反义词”^[11]。到80年代,有人说:“反义词意义也有共同的一面,它们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去表示同一运动、变化、过程,同一方面的性质、状态,如古、今表时间,头、尾表过程,黑、白表颜色等等。”^{[12]139}有人强调说:“反义词不是说两个词的意义毫不相干,毫无共同之处。反义词总是同中有异的,同是构成反义词的基础。”^{[13]132}80年代的几种提法,主要强调了反义双方必须有共同的意义范畴(系统)。与50年代相比,提法虽然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90年代以后的学者谈反义词,不管是涉及“概念范畴”、“意义范畴”,还是共同的“词义基础”、“范围要素”,总的来说是强调反义词必须具有同一性。

(二)一定的语言系统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反义词应该限制在一定的语言系统之内,受特定的词义系统制约。80年代初有人提出:“各种语言既然在词义上不能一一对应,那么各种语言的反义词聚也就不能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反义词聚的形成要受语言词义系统的制约。例如,汉语中有‘婆-媳’‘天-地’。英语中无对应的反义词聚。英语中有 best(最好的)-worst(最坏的),汉语中无相对应的反义词聚。这些都与语言的词义系统有关,往往还与社会历史、社会心理有关。”^{[14]79}有人对“同一语言系统”进行了细致的解释说明,认为“分属共通语和方言的词语,分属不同语言或不同方言的词语,分属古今不同时期的词语,分属语言和言语的单位或全属言语的单位,都不能形成语言词汇中的反义聚合”^[15]。

三、语用标准问题

(一)共同出现在某一语境中

80年代初有人提出:“在句子中,反义词无疑可以单独出现,但是,在古汉语中,特别是上古汉语中,一对反义词经常是成双成对地出现或一起出现于单句,或分别出现于复句。”^{[2]90}这一提法强调了反义词经常成对出现、对举使用的语用特点。又有人提出,反义词是“一种语言的共时范畴”内的现象^{[9]100},并强调反义词“与人们对现实对象的感受和用词习惯有关”^{[9]100},这说明反义词应该是具有共同出现于某种语境中的可能性,反义词的研究应该和词语在语言中的实际使用情况相结合,这在反义词研究尤其是专书反义词研究中具有现实指导意义。90年代以后的提法基本上和80年代保持一致,强调反义词必须受语言习惯的制约,认为两个词如果要成为反义词,一定要有对比使用的情

况,否则即便是词义相反也不能构成反义词^[16]。

(二)风格色彩协调

80年代初就有人指出:“反义词聚乃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特定语言中的语言现象,因此反义词聚的形成,还有语言自身的条件。对反义词聚的两项,要求风格上一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例如:‘迅速’、‘快’,同时与‘迟缓’、‘慢’意义上相反,但仅仅形成‘迅速—迟缓’,‘快—慢’这样两个反义词聚。”^{[14]79}此后又有人提出:“语义相反而互为前提的单位,须能共同出现在某种语体、某种风格中。”^{[1]308}

四、言语反义词问题

“80年代初期,符淮青提出了言语反义词现象。”^{[8]447}这个术语虽然提出得较晚,但在这之前,“言语反义词”现象已经引起学者注意,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承认言语反义词

50年代有学者提出:“在一定的上下文里表示某种对立性的词也可以构成反义词。”^{[2]81}到70年代又有人认为:“有些词就意义上来说,彼此并没有明显的相反或相对的关系,但在上下文却表示相反的意义。因此,在这个语言环境中,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反义词。”^{[17]34}此后,有人提出了由修辞关系构成的反义词,如“尧:跖”、“燕雀:鸿鹄”等,其实质就是言语反义词。另外,也有人把“言语反义词”称为“条件反义词”^{[7]135},并说明了其形成的原因和存在的条件。

(二)否定、排斥言语反义词

有些人对言语反义词持否定态度,说:“分属语言和言语的单位或全属言语的单位,都不能形成语言词汇中的反义聚合。”^[15]认为在一定语言环境中临时具有反义关系的词不能算作反义词。又说:“还有些词,在用于比喻的情况下,也可以因为它们隐含义素而构成反义……这些词就其理性意义来说,并没有相反的义素,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也不是作为反义词来使用的。”^{[13]136-137}我们对言语反义词的看法是:在语言反义词研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专书反义词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应该对言语反义词展开一定的整理研究,这不但“有助于拓展视野”^{[8]448},而且也能够为反义词的研究提供尽可能多的材料,从而有利于反义词的理论探讨。

五、对义词问题

50年代有学者指出:“有人把‘老师’和‘学生’、‘老子’和‘儿子’、‘我’和‘你’都看作反义词,这是值得考虑的,因为不能把一切对等关系都认作对立关系。”^{[5]131}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对义词”

这一术语,但已注意到反义词和对义词之间应该有一些区别。此后,“朱星在《汉语词义简析》中最早提出‘对义词’名称”,“对义词义可并存,反义词义相克不能并存”^{[8]448-449}。刘叔新提出“对比组”,说:“与反义词组最接近,但不完全具有反义词组的条件而须与反义词组区分开来的对立聚合体,是对比组。”^{[1]308}对义词或对比组的提出,是反义词研究中的一个进步,对于具有争议的、难以判断是否为反义词的词语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处理办法。

六、结语

上述几方面是学术界50年代以来讨论较多的问题。下面我们在总结前贤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研究实际情况谈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反义词在语法上须有词性或语法功能保持一致的特征,因为只有保持一致性,才能使得双方共同出现在某一语境中,从而具有形成对比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反义词须具有同一性的特征,“没有同一性就无所谓相反或相对”^{[9]99}。“反义词的语义对立是以两者的同一性为前提的,它们指称的对象是同类的,表示的概念是同位的,因而具有共同的上位义。‘轻:重’都是重量,‘长:短’都是长度,‘男:女’都是性别,‘老:幼’都是年龄。而‘轻’和‘长’或‘女’和‘幼’就不可能形成反义关系,因为它们不是同位概念,没有反义词所必须具有的同一性。”^{[9]99}因此,同一性是反义词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我们研究反义词,还应该坚持这一点,尤其是在专书反义词的研究中更应遵守它,因为它也是防止专书反义词研究中收词过滥的一个有效条件。

反义词在语用上必须具备能共同出现在某种语境中的条件,一对词如果不能同时出现于某种语境中,形成对举的现象,构成相反或相对的关系,那么这对词就不能形成反义关系。至于反义词在风格上的要求,不应有太多的限制而使其绝对化,应该尊重语言的实际情况。

最后,我们认为反义词应该是在一个或几个义位上具有相反或相对关系的词。它应满足这样的

条件,一是互为反义关系的双方应属于同一概念系统和意义系统,这一点用来确保双方具有可比性;二是双方的词性或语法功能相同或基本相同。说基本相同主要是因为古汉语中的确存在动词和形容词具有反义关系的现象;三是双方能够共同出现于某种语境中,形成对举的现象。这一条件在专书反义词的研究中是可以忽略的,因为专书中的反义词先天就具备这一条件。

参考文献:

- [1] 刘叔新. 描写词汇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2] 何九盈,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讲话[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3] 宋永培.《说文》对反义同义同源关系的表述与探讨[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4):58-67.
- [4] 俞樾. 古书疑义举例[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5] 崔复爰. 现代汉语词义讲话[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
- [6] 张弓. 现代汉语反义词探讨[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4):36-53.
- [7] 许威汉. 汉语词汇学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8] 许威汉.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M].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
- [9] 高守刚. 古代汉语词义通论[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 [10] 孙常叙. 汉语词汇[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
- [11] 孙良明. 反义词[J]. 语文学习,1958(1).
- [12] 符淮青. 现代汉语词汇[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13]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4] 石安石,詹人凤. 反义词聚的共性、类别及不平衡性[G]//语言学论丛.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15] 刘叔新. 论反义聚合的条件和范围[G]//语言研究论丛.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
- [16] 杨荣祥.《世说新语》中的反义词聚合及其历史演变[G]//语言学论丛.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7]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组. 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 韩云波

Focal Points in Antonymous Relation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LI Zhan-p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1950s people showed concern about Fan Xu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1950s until now people show concern about grammar standard, congruity, pragmatic standard, utterance antonym and antithetic words.

Key words: antonym; research; focal points